



▲《真貫齋圖》（局部）是文徵明為華夏所作，華夏是江南地區重要的收藏家，從事金石書畫收藏四十載，「真貫齋」乃華氏私家齋園，文徵明常出入其中。上海博物館藏。

明代皇家收藏不興，因而大量的古代書畫名跡流轉於民間。「蘇人以為雅者，則四方隨而雅之；俗者，則隨而俗之。」這是明代蘇州古代書畫鑒藏圈的寫照。特別是吳門畫派的文徵明，他既是藝術流派的領袖，又因其藝術造詣而別具眼力，成為書畫鑒藏群體的核心人物。

大公報記者  
周婉京

# 吳門「盟主」



▲小楷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



▲文徵明像



▲「玉蘭堂」收藏宋張拭撰《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》一卷。現藏於上海圖書館。



▲小楷《草堂詩志》（節選）

# 文徵明集藏、鑒、畫一身

「明人重聲氣，喜結文社。」明代士人因血緣、地緣、身份、修養、趣尚組成各種團體會社，吟詠酬唱，雅集結社是當時士子文人交往的主要形式。藏書家基於校書、訪書等藏書專業上的問題，需集合衆人意見進行資訊交流，文會過從應運而生，促成了許多圈子的藏家社群。

## 惠山茶會 仕途求名

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原名壁，字徵明，更字徵仲，號衡山居士、停雲生，他是明代中葉吳門文人集團的代表人物，與當時的文人往來非常頻繁。文徵明的早期畫作《惠山茶會圖》寫他與朋友蔡羽、湯珍、王寵、王守等人暢遊無錫惠山的情景。畫面採用截取式構圖，將「文會」現場置於一片松林之中，諸人治遊其間，或圍井而坐，展卷吟哦，或散步林間，賞景交談，或觀看童子煮茶。人物面相雖少肖像畫特徵，反映了文人畫家傳神勝於寫形的宗旨。青山綠樹、蒼松翠柏的幽雅環境，與文人士子的茶會活動相映襯，營造出情景交融的詩意境界。文徵明以「嗜茶如命」著稱，有人統計過他的詩作中提及茶事的就有一百五十餘首。《惠山茶會圖》卷後還有蔡羽等人為此惠山之行所作之詩。一一錄下，昔賢風流，令人追慕。

「吳門四才子」當中，祝允明五歲能寫榜書，唐寅十六歲高中解元，徐禎卿十八歲成了進士，惟獨文徵明開蒙最晚。文徵明從十幾歲起，便跟隨父親遊宦四方，耳濡目染官場中事，早已將出仕當成自己未來的人生志向。再加上文徵明祖父、父親和叔父皆在朝中做官，官譽俱佳，皆令文徵明萌生求取功名之心，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。

## 避世藏書 玉蘭為堂

他家有藏書樓「玉蘭堂」，收藏大量善本書，經史子集皆有涉及。「玉蘭堂」位於文家庭園之中，庭園內種植海棠、梨花、菊花、牡丹等名花，亦有青竹。庭園之中，文徵明最愛的玉蘭花，於是便有了「文壁避世藏書為玉蘭」一說。他曾為歌詠玉蘭花的芳潔高雅，於其《甫田集》賦云：「時雨祛殘暑，涼颼集華軒。春但衆芳歇，晚蕙抽瑤根。重茲蘭之屬，不與凡卉群。離離水蒼珮，肅肅紫雲紳。耿耿孤獨畔，燕對如高人。啓扉得良友，列案羅清樽。於焉無靈樞，一笑淩塵煩。微風雨隔來，濃饒散氤氳。有時參鼻觀，即之已無存。譬彼孤潔士，可望不可親。如何庭附近，有此幽谷分。相忘餘冽中，漸久不復聞。魯哲日已遠，楚累亦沉淪。無能被雅操，且復醉芳魂。」由此足見文徵明對玉蘭花的獨鍾與欣賞。

在後代藏書家的心目中，「玉蘭堂」鈔本與吳寬的「叢書堂」鈔本、葉盛的「萇竹堂」鈔本齊名。而由文徵明親自鈔寫的圖書（世稱「文鈔本」），價值最高。文徵明收藏的善本內容亦豐富，包括：經部有宋刻本《周易》十卷；史部有元刻本《資治通鑑》二百九十四卷，是元代與文徵明刻本；子部有宋刻本《洪氏集驗方》五卷，後有「乾道庚寅（一一七〇年）十二月十日鄧洪遵」書跋；又有宋刻本《沖虛至德真經》八卷，卷首有「玉蘭堂」、「辛夷館」二印。集部有宋刻本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二十六卷，卷後有「雲衢余成元德校正」字樣，卷中有一「玉蘭堂」圖記；又有宋刻本《白氏文集》七十一卷，為紹興初年刻本，卷首有「玉蘭堂」圖記。

翻看這些藏書，便能得知文徵明藏書印的使用習慣。他除在藏書頁首皆用「江左」長方印，有時也用「竹塢」、「停雲」等印。其餘較知名者約略有「玉蘭堂」、「辛夷館」、「翠竹齋」、「梅華屋」、「梅溪精舍」及「煙條館」等。觀其藏印之豐，更見藏書之富。「玉蘭堂」在明代長洲，甚至蘇州

## 戲墨弄翰 鑒藏專精

文徵明在生員歲考時，十次應舉均落第，白了少年頭。五十四歲那年，他受工部尚書李充嗣的推薦到了京城朝廷，經過吏部考核，被授職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詔的職位。這個官職實際相當於一個辦事員，每日需面對各種繁瑣、乏味的事務文書，在官場上還要遭受他人排擠。文徵明做官期間曾給兒子文彭、文嘉的書信中談及乞歸意圖：「石湖風景，常在夢中，若得遂請，甚於進官也」。一五二三年，時年五十七歲的文徵明辭官出京，返回蘇州定居，潛心詩文書畫。他決心不再求仕進，以戲墨弄翰自適。回歸故里後，文徵明聲望如日中天，他依靠着人脈廣泛的藏書、鑒畫圈子，成為繼沈周之後的新一代名吳門畫壇盟主。

明代當朝的十七位首富中，蘇州地區佔居一半。其中，安國、鄒望、華夏、董份、項元汴等富商，在古代書畫購藏過程中，均受到文徵明的指導。嘉興的項元汴雖與文徵明相差幾十歲，和文徵明本人交往不深，卻在文氏過身後繼續尋求文彭、文嘉的指點，令其在金石書畫、銘識鐫刻上都能辨別真贋、析及電鑒。

隨着商品經濟發展，字畫古玩愈發興旺。在消費需求和利潤空間的雙重刺激下，書畫作偽在明後期達到了一個高峰。明文學家沈德符在《萬曆野獲編》說：「古董來自多贗，而吳中尤甚。文士皆以饒口。近日前輩，修法莫如張伯起（鳳翼），然亦不克向此中生活。至王百谷（穉登），全以此作計然策矣。」談的正是知名收藏家張鳳翼、王穉登借偽作漁利的事。

當時，沈周的畫往往「片縑朝出，午已見副本；有不十日，到處有之，凡十餘本者」，文徵明的畫則「遍海內外，往往真不能贗十二」。對於這種情況，文、沈並不計較。他們認為這些不知名的畫家繪畫技藝並不高，借助名家而獲得一部分利益並不為過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據載，沈周見到別人仿自己的作品時，不生氣也不追究，有時甚至還爽快地答應其請求，為之題款。

相傳文徵明有個入室弟子叫朱朗（朱子朗），畫得很像老師的畫，文徵明的應酬之作有時就出自他手。一位客寓蘇州的金陵人派一小童請朱朗畫一幅文徵明的贗本。誰知那小童走錯了路，誤到文徵明家中，還講述了主人要文徵明贗本的要求。文徵明微笑着接受了潤筆，然後拿自己的畫署上朱朗的名字交給小童，說：「我畫真衡山，聊當假子朗，可乎？」一時傳為笑談。

和乃隨和 介是狷介

畫名如此之大，作偽者接踵而至，可謂是「寸圖才出，千臨百摹」。明人馮時可在《文待詔徵明小傳》中記載文徵明在得知有人造假時，非但未加責備，反倒替造假者辯解：「有偽為公（文徵明）書畫以博利者，或告之公，公曰：『彼其才藝本出吾上，惜乎世不能知；而老夫徒以先飯佔虛名也。』」其後偽者不復懼公，反操以求公題款，公即隨手與之，略無難色。」

文徵明有「生平三不應」的規矩：一是不給藩王作畫，二是不給宦官作畫，三是不給外夷作畫，秉持儒家正統士大夫的操守。正因如此，《明史·文徵明傳》對文徵明的性格為人作出三個字的評價：「和而介」。和乃隨和，介是狷介，確為其外圓內方的性格特徵。文徵明的「和」與其老師沈周

有趣的，文徵明雖曾在七十四歲時於《琴賦》題有：「余老眼昏蒙，無足觀者」。八十八歲時，他卻仍以小楷寫《跋萬歲通天帖》，結構依舊精準，筆力絲毫未衰。文徵明是明朝罕見的長壽者，去世時將近九十歲，他的高壽亦使蘇州書畫鑒藏群體的一「文徵明時代」十分長久，以至於無錫、松江、金陵、嘉興、徽州地區的大小藏家均受到其賞鑒之學的沾溉。



▲《惠山茶會圖》作於一五一八年，描繪文徵明和幾位詩友在無錫惠山品茗的文會。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。



▲《東園圖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。